

小雅樓詩文集

陳秉昌題



上冊

光緒庚子
梁於廣州

鄧秋門肖像



亡弟秋門墓誌銘

順德鄧 實譔文

弟名方字方君一字秋門少矜風節氣清而峭目精炯
炯十歲能詩有聲時家君久客上海因家縣之高昌鄉
予與秋門皆生其地秋門生四年而先妣卒予長秋門
一歲煢煢相依家貧一鎗共讀雪案無寐中夜天寒恒
對坐榻上議論古兵法戰鬥之事古今人奇節偉行之
可烹可觀者汎演旁出間及當世之故予飲以酒訶嘯
起舞當時尙幼意氣自豪以謂讀書報國固有其時也

秋門聞予言而獨悲光緒二十年年十七南歸以詩謁
簡竹居先生遂遊簡岸草堂雨晦雞鳴斷斷於學好司
馬氏通鑑歎以爲後王之迹備焉錄其大者可資世用
其後往來滬粵讀書旅舍不輟而勤年二十遊京師未
嘗謁人獨走塞下覽山川形勢發爲詩謠以道其志登
高能賦麗而可觀泊其繫心宗國感事憂時匹馬哀謠
獨行海上其詩益壯以悲然發虜性情哀而不亂是小
雅之旨也君子或有取焉烏虜自古衰亂之世必有賢
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志委身草莽明虜國政之得失嗟

嘆不已而後文言以訶之如變風變雅之詩人楚之屈原唐之杜甫皆是也後人讀其詩論其世未嘗不悲其爲人而嘆當時功名富貴之士安享逸樂竊位衰時充然亡有憂憫之色而二三志士憔悴江湖謫哭傷懷託空言以徇世反不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有至於窮老不遇鬱抑以死而國亦隨之傾覆矣此士之所以太息而不平也然予以謂詩人之大誼古今不廢雖遭時困阨殘篇零落埋沒荒墟其眞性所蓄光氣遑遑發見足以感物而興予意百代以下必有聞其風傳其誼以裨於

世者雖然必窮其遇而後其詩迺工而可傳亦足感也
秋門旣歸自京師卽得癭疾疾甚尤亟於爲詩眠其辭
更深痛絕續前彊起編定其詩以屬予泣然曰人生斯
世不可無報是蓋予之所以報也予受其詩哀其志爲
栞於廣州予壹不知予之能使秋門傳邪抑秋門之詩
之有以自傳者邪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癸巳卒春秋
二十有一妻楊無子女子子一著有小雅樓詩集八卷
遺文二卷以某月某日葬於西樵滴水巖銘曰

以弟之才何事不可爲以弟之年一事未及施夭於吾

弟既如斯予將何歸而何依予痛弟之悲弟既死矣而
無知弟痛予之悲予又烏得而知之使弟而有知弟痛
予之無依毋眡予之痛弟而更悲使予而得知子痛弟
之痛予而更悲予又將何以致其悲

秋門不幸蚤歿既三年其兄實君將梓其詩以告予曰
天下之變亟矣若此者能必其傳庠雖然不梓無繇傳
則吾責也盍爲序於戲自詩教不明說詩者類斷斷故
訓而遺其事父事君之大臣子之誼百世所不容昧者
覲然若無動焉此朱子所以美小戎復讐而不能不獨
悲於揚之水也天下之變非一代然矣有一代之變則
有一代之詩變風變雅皆有志庠當時將以風上而懷
舊匪是則無用必不傳予觀古人之詩其深於誼者雖
遘變已數猶落落幸傳一綫今秋門之誼旣動於天性

又聞誼之蚤而自力之則其詩可知也光緒二十有四
年春予寓郡中六榕寺秋門隨實君自滬歸居隔壁過
從甚懽而秋門已得癰疾疾愈甚而爲詩愈勤其秋歸
邑之水藤邨自是予不復見秋門矣悲夫始予識秋門
於簡岸讀書草堂每聞雞聲輒起讀書相靳當世之務
秋門口不輟詩予以爲詩者餘事懼其囿於詩及觀其
所爲庶幾志古人之志者旣贈予詩而別其後並轡遊
京師覽天府之形勝登西山將歸題詩薊門甚壯也迨
於今北望徬徨禾黍爲墟回首讀書之所野鳥方集則

益思秋門烏能起而歌之哭之也秋門歿時年二十有
一爲詩千餘篇今存而槩者數百篇其詩哀而麗使其
永年詩之所至必不止於是亦必不止以詩鳴如今也
於戲天生聰明絕異之士當宏其材以施於用胡予以
孳孳之年而若靳也然天旣予秋門之誼又使之能蚤
有所聞天於秋門固厚矣然使秋門不蚤嗜學尊所聞
以自歌其天不亦并此孳孳之年而失之哉以此知秋
門之詩能自爲永年而天必將予之也於天下之變其
何疑秋門嘗語予它日築小雅樓粵秀山之麓讀書其

中庶幾詩誼以興今集名從其志也荀子論小雅之詩
曰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秋門之詩何爲而使之哀
也又何爲而使予哀其詩哉光緒二十有六年冬十月

順德黃純熙序

重刊小雅樓詩文集序

伍憲子

秋門長我三歲。回憶初識秋門，在任二子貞羊城寓齋。秋門好談兵，好吟詠，慷慨悲歌，有杜陵劍南之志。時當甲午敗後，國微政衰，少年人激昂之氣未斂也。秋門寄任二詩云：「海國誰歌洗兵馬？邊風黑海水犀船。」蓋感於台澎之割，予讀秋門詩始此。是年予入簡岸草堂，而秋門已離草堂。翌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秋門病歿。於今計之，適六十年矣。秋門有小雅樓詩文集遺

世，刊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是秋門歿後二年，其兄秋枚所刊，於今亦經五十八年。今年己亥（一九五九），何子叔惠與二三同志擬重刊之。叔惠與秋門水藤同鄉，與予碩果同社，其尊人惠庶茂才與秋門生同年，長同學，有此因緣，叔惠請予為之序。予念六十年來，詩教衰矣！學者抱殘守缺，鮮能發揚大義，趨新者變成下劣詩魔，以致影響政治。蓋新者失其溫柔敦厚之性情；舊者狃於月露風雲之彫斲，不解怨怒，亦不識哀思，

當茲亂世，興觀全無，味同嚼蠟，何以言志？此非細故也。詩序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秋門以小雅名其詩，開篇有感於澎台之失，杜陵劍南之志，益令人生無限感慨，小雅終不可廢也。今重刊之，仍是應時之需也。嗚呼！大好中原、渡江何日？可憐東海，啣石難填！宗留守之憂傷，誰知此志？賈平章之恢復，徒聞其聲。時代不同，撫今追昔，誦詩者可不論其世乎？爰本斯意為之序，是亦讀書草堂明詩之義也。

叔惠按：此序文成於一九五九年（己亥）春，是年九月公病逝於香港寶血醫院。